

哈姆莱特与威登堡大学

高玉秋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内容摘要] 在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中,有一个隐藏在作品背后的重要背景——德国威登堡大学。许多评论者认为,这里是培养哈姆莱特成为人文主义思想家的基地。但联系莎士比亚时代德国威登堡大学所侧重的教育内容,当时这里所进行的宗教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再重新考察《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与路德宗神学的诸多相通之处,就会发现,威登堡大学对哈姆莱特产生的重要作用,正体现在宗教思想方面。

[关键词] 威登堡大学;哈姆莱特;路德宗神学思想;拯救人性

[中图分类号] I10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09)03-0048-05

[收稿日期] 2009-07-30

[作者简介] 高玉秋(1963—),女,黑龙江密山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在读博士。

一

在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有一个隐藏在作品背后的重要背景,这就是德国的威登堡大学。虽然哈姆莱特从剧作开始时就已经身在艾尔西诺的宫廷中,并且直到剧终也没有离开此地,但是很多后世的评论者却将主人公诸多行为的内在动因、是非判断的标准构成主要归于威登堡大学的教育。

关于威登堡,剧中通过间接的方式仅有略微提及,比如,新任国王克劳狄斯与王后劝阻回国参加父亲葬礼、却意外参加了母后婚礼的哈姆莱特不要回到威登堡继续学习了(第一幕第二场);根据人物对话,我们得知,前来参加老王哈姆莱特葬礼的霍拉旭是哈姆莱特在威登堡大学的同学(第一幕第二场)。除此之外,哈姆莱特在威登堡大学求学的具体情况,剧中没有任何交代。

我国的《哈姆莱特》的研究与评论中,威登堡大学却成为一个无法规避的存在。有很多人根据对哈姆莱特思想行为的理解,将未纳入剧情的主人公以前的经历和经验“空白”做了适当的填补,指出从前的哈姆莱特之所以对宇宙世界秉持着美

好的看法,正是德国威登堡大学对他进行人文主义思想培育的结果。威登堡大学培养学生形成与占统治地位长达千年的欧洲基督教宗教神学思想尖锐对立的全新的世界人生观念,而这种人生观念则孕育了丹麦人文主义思想家哈姆莱特的诞生。如朱维之、赵澧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欧美部分》在对哈姆莱特形象的分析中写道:“悲剧主人公哈姆莱特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他出身王室,却在当时新文化中心的德国威登堡大学接受了人文主义教育。……”^[1]在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科书中持相同观点的例子还可举出许多,如较早出版的二十四所高等院校合编的《外国文学史》说:“哈姆莱特是悲剧的主人公。论地位和身份他是封建王子,论思想和世界观他实际是个人文主义者。他在德国威登堡大学接受了人文主义教育,形成了新的理想”^[2]。还有“丹麦王子哈姆莱特在德国的人文主义中心威登堡大学读书……”^[3]“哈姆莱特是一个聪敏、热情、真诚、喜欢思考、善于探索、性格内审的人。他虽然是一个丹麦王子,但在德国威登堡大学读书,在新思想的教育影响下,对自然和人类怀有美好

的憧憬^[4]”。“悲剧主人公哈姆莱特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他虽是丹麦王子，却在人文主义教育下，……在德国威登堡所受的人文主义教育，培植出他的美好理想，却没有让他真正接触社会^[5]。”在权威文学史教程《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观点：“此剧写丹麦王子哈姆莱特为父报仇的故事。由于父王暴死，正在德国人文主义中心维滕贝格大学读书的哈姆莱特王子匆匆回国，却发现其叔父克劳狄斯与原来的王后即哈姆莱特之母结婚并继承了王位。”^[6]

当然，有人注意到了剧情发生与人文主义思想产生的时间差，对此做了适合于莎士比亚戏剧观念的解释。“有人问：故事的情节发生在中世纪，生活在中世纪的丹麦王子怎么可能在16世纪德国的威登堡大学读书呢？当我们发现莎氏只是借用古代丹麦王子的故事来塑造文艺复兴时期的先进人物的时候，就会明白作家只是有意造成这种历史的误会^{[7]76}”。在《哈姆莱特》中，莎士比亚借剧中人物之口指出：戏剧“是这一个时代的缩影”(第二幕第二场)、“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第三幕第二场)于是，哈姆莱特的故事便产生了“移花接木”的效果。

二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论及文学的外部研究时，曾以《哈姆莱特》的威登堡为例，强调在文学研究中，无须对作家在作品中设置的一些虚拟背景做实在的研究。但就本剧中哈姆莱特成长背景恰对认识人物形象的内涵起到很大作用的情况，加之很多研究《哈姆莱特》的文章对威登堡之于哈姆莱特的重要性给予高度的重视，我们还是要对威登堡对主人公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究竟在哈姆莱特身上化为负载怎样思想的言行进行一番深入的探讨。既然评论者注意到了莎翁笔下的哈姆莱特不再是12世纪丹麦王子的一个复现，作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么，当我们深入分析16世纪的德国威登堡可能会对同时代周边国家的年青一代产生的影响时，就会发现，那个时代德国的威登堡大学并非像一些评论者所臆测的那样，仅仅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中心。如果不是这样，其时的哈姆莱特会

在那里得到什么？

威登堡大学成立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据姚介厚等学者所著的《西欧文明》介绍：“当时的大学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以巴黎大学为代表，……对神学、哲学的教学尤为注重。……中北欧如英国、德意志、丹麦、瑞典等国以及南欧的西班牙的大学，都采用巴黎大学的模式。另一种类型的大学是以波伦那大学为代表的模式，他们较少受罗马教廷控制，是比较自由开放的世俗大学，注重实用专业学科……”^{[7]277}

威登堡大学即属于注重哲学和神学教学的一所大学，它刚成立不久，就成了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重要阵地。著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墨兰顿以及马丁·开姆尼茨等都曾就教于这所大学。1502年，教皇因路德揭露教廷罪状而下令将他驱逐出教，路德就带领威登堡大学的师生焚毁谕旨和几部教会法典，以示与教皇绝交。他的身边很快就聚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战友”。就在马丁·路德离开威登堡大学的第二年，即1518年，墨兰顿受聘至该所大学任教。他与路德结为好友，并成为德国宗教改革的重要人物。而被视为第二代路德宗神学家的开姆尼茨(1522—1586)与威登堡大学也有着不解之缘。开姆尼茨14岁时就被送往威登堡，他在那里住了半年的时间，有幸聆听到马丁·路德的布道。他一生几次往返于威登堡。1545至1547年之间，他不仅继续做路德的讲座和布道的忠实听众，还与墨兰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553年4月至1554年10月期间，开姆尼茨还受聘于威登堡大学哲学系，并代替墨兰顿讲解有关《公共原理》的某些课程。开姆尼茨之于路德宗神学的意义，17世纪有一句名言概括得十分精到：“如果马丁(开姆尼茨)没有来到，马丁(路德)就几乎无立锥之地。”将路德派宗教改革的精品传诸后世的最伟大的人物中，就有开姆尼茨。

放眼德国周边的许多国家，我们发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影响的范围非常辽阔，不仅牵涉到西欧，甚至北欧的一些国家也闻风而动。据记载，当时芬兰主教阿格里柯拉(1510—1557)曾留学德国威登堡，受教于马丁·路德，响应他的宗教改革^[8]。而更有大量的史著记载了马丁·路德及其国内外的追随者(包括著名的加尔文)对英国16世纪宗教改革的深远影响。因此，不难想

象,当时在英国,尤其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伦敦,人们的关注点聚焦在德国威登堡的哪一领域,而作为要把人生社会浓缩于戏剧舞台的莎士比亚恐怕也不例外。

三

持“哈姆莱特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家的典型形象”观点的评论者们,注意到了哈姆莱特在父死母嫁前后对宇宙、社会、人性以及人生看法的巨大改变,也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即认为过去他既接受了家庭的熏陶,得到天神一般完美无缺的父亲的带动、父母之间恩爱情感的感召、更受到英明的父王所治理的和平安定社会形势的影响,同时又在德国威登堡大学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的系统教育,特别是这种教育,使他形成了对世界、人性的乐观、美好的看法,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可是,父亲暴死、叔父登基、母亲再嫁新王、政治风头的转向导致人们势力嘴脸的充分暴露等等,这一切使哈姆莱特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哈姆莱特从维登堡大学的书斋回到丹麦王宫,也就是由人文主义的理想世界回到严峻的现实世界之后,他完全变了,快乐的王子变成忧郁王子了”^[5]。于是,哈姆莱特成了一个理想破灭的悲剧的人文主义思想家。

当哈姆莱特的悲剧在 17 世纪初期的伦敦观众面前展开时,人们的确看到了舞台上活动着的是一个郁郁寡欢、言语行为中时时透露出对人类和世界悲观绝望的王子形象。在他看来,大地成了“不毛的荒岬”、苍穹成了“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人类也不过是“泥土塑成的生命”而已。对世界和人持这样悲观绝望看法的人,到底还能不能算人文主义者呢?当年但丁在《神曲》中记述一对相恋的叔嫂之魂在地狱中见到作者,并向他倾诉了二人之间不可割舍的深情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感动:“竟昏晕倒地,好像断了气一般。”^[9]而薄伽丘《十日谈》更是赤裸裸地表达了对人们为了个人目的的达成而不顾一切的行为的赞美。而在莎剧中,同样的叔嫂结合,为什么却变成了奸情?克劳狄斯为了得到王冠和王后而不择手段,为什么却成为罪恶?如此等等,都已与所谓的人文主义思想出现了极大的偏差。对此,也有文学史家试图进行合理的解释:“……残酷的现实使哈姆莱特认识到,人并不像人文主义者所颂

扬的那样如神一般圣洁,相反,人的情欲在失去理性规范后会产生无穷的恶,社会也就趋于‘混乱’。在理想幻灭后的哈姆莱特眼中,人的心灵是阴暗污浊的,人在本体意义上是丑恶的。”^[10]

上述观点的提出,说明分析者已经看到了哈姆莱特的思想与人文主义思想相左之处,但原因仍在于“残酷的现实”的打击。的确,经过 14 世纪至 16 世纪长达两百年的人性大解放,许多思想敏锐富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的人文主义者清醒地认识到,人性解放过分偏重了肉体的欢乐,“灵与肉”两个维度中的精神性已经严重缺失。这种缺失造成了社会上伦理道理的急剧下滑,使人性堕落。面对缺少了对神的敬畏从而也就变得放纵无度的人们,许多人也开始反思,并重新寻找一条真正的拯救人性之路。哈姆莱特即这类思想家中的一个代表。由此,如果我们联系哈姆莱特在威登堡大学所接受的教育,他悖逆早期人文主义思想行为的准确答案或许能够真正浮出水面。

哈姆莱特留学的德国威登堡大学,是传播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新教思想的主要阵地。路德宗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圣经》的绝对权威重新得到了确立。而《圣经》早已清楚地表明,娶嫂子为妻是不合法的事,并会遭到无端的迫害:“人若娶弟兄之妻,这本是污秽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二人必无子女。”(见《旧约·利未记·禁淫人之妻》)。哈姆莱特诅咒“迫不及待地钻进乱伦的寝被”的叔父和母亲的结合“不是好事,也不会有好结果”,不仅是对母亲在感情上背叛了相亲相爱的丈夫、并在其别世后极短的时间就嫁给叔父感到无法接受,也不仅是因为叔父与父亲相比具有天壤之别,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哈姆莱特以他所接受的宗教思想来衡量,叔嫂通奸就是罪恶,必然会带来灾难。

虽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 14 世纪至 17 世纪初资产阶级与封建主阶级进行斗争的两种形式,但二者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反差。人文主义者与宗教改革者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相信自由意志,而新教徒则相信命定;人文主义者倾向于人性本善,而后者却发现人性是难以形容的堕落;大多数人文主义者赞成文雅和宽容,而路德和加尔文的追随者则强调信仰和遵奉。据此考察哈

姆莱特的言行,就会发现,这位丹麦王子不仅否定了克劳狄斯自由意志的实现,而且把它看作人类必须清除的罪恶;他的“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 哼! 哼! 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我的罪恶是那么多,连我的思想也容纳不下”、所有的人“都是十足的坏人”、“美德不能熏陶我们的本性”一类的言论,显然都不是凭空而发,而是他关于人性之恶观点的不自觉流露。为此,他只是把生命看作一抔泥土,甚至“我把我的生命看得不值一枚针”,这种对生命如此轻视的态度与人文主义者珍视生命的观点南辕北辙。假如说在威登堡大学接受的不过是一种理论,那么,艾尔西诺宫廷中的种种现状证实了这种理论,使哈姆莱特更加坚定了对这种理论的认可。弄清了哈姆莱特思想的基本构成,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剧中他许多尖刻的言辞——无论是对死敌克劳狄斯,还是对多嘴多舌的大臣波洛纽斯、势利小人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还是对母后乔特鲁德以及天真、单纯、柔弱、善良的奥菲利娅,因为他无法像人文主义者那样,以宽厚的态度、文雅的语句达到与俗世的交流。

剧中的哈姆莱特言辞尖刻、人生态度悲观、甚至如有的评论文章所言,他的性格中充分体现出的是“残酷”、“残忍”的东西,于是,有的研究者指出,哈姆莱特根本就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11],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将他定性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一方面是继承了前苏联主流莎学研究的衣钵,另一方面也符合莎剧传入中国以来现实社会的需要。

对哈姆莱特作这样的评价,符合形象的本来面貌。但在我们看来,哈姆莱特的种种表现并非因为剧作家要塑造一个内心阴暗、仇视人生的社会的“偏执人物”,而是一个追随路德宗教思想的丹麦王子的心灵写真。

哈姆莱特迟迟不对敌人采取行动,似乎极大地辜负了亡父鬼魂寄予他的厚望。他在鬼魂敦促行动期间所表现出的徘徊和游移,也是这一形象令人关注的焦点,他成了一位著名的“延宕的王子”。社会论者认为,哈姆莱特面对的社会邪恶势力过于强大,他不会也不能够发动广大群众与他并肩战斗,只能单枪匹马地去“重整乾坤”。力量的悬殊,使他无法尽快行动起来。倾向于从哲

学层面分析哈姆莱特形象意义的人士则认为,由于他已经发现了人本性的恶,意识到了改造人类社会之无意义,又像抓着一只烫手的山芋——心里放着父亲交给的任务,不知何去何从,行为上的延宕也就不可避免。情绪上的忧郁和行为上的犹豫,毫无疑问会将哈姆莱特推向悲剧的境地。当然,还有人从剧情需要的角度考虑,认为主人公的这种拖延,正是剧作得以存在的前提。

但我们同样可以从这位“延宕的王子”身上看到莎士比亚的良苦用心。哈姆莱特迟迟不将复仇的使命付诸行动的象征意义究竟是什么? 当我们将目光再次转向作者为主人公有意设置的威登堡的教育背景时,似乎能够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中发现点什么。

传播马丁·路德新教思想的开姆尼茨,与莎士比亚时代非常接近。他与德国威登堡大学之渊源,前文已述。他的宗教著作《基督的二性》对路德宗神学思想进行了最好的诠释,其中最令人瞩目之处,在于论者对基督人性之软弱的体现以及这种体现的深刻意义所进行的挖掘:“……当然,基督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击退敌人的一切攻击,消除一切悲伤的感情。但那正是他降卑之时。他承担了其父因人类的罪孽而发出的愤怒,因此他的人性能够受苦且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取了作为罪的惩罚的我们的软弱,因为他要救赎人性。”^[12]哈姆莱特本可以随时找到机会,完成亡父交给的复仇任务。可是,他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在拖延中,哈姆莱特饱受痛苦的折磨,这种折磨来自于他赋予自己的一个重大使命:在颠倒混乱的时代肩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如何重整乾坤? 靠发动群众进行暴力革命吗? 以哈姆莱特这样一个王冠继承人的身份,进行暴力革命的结果,只能是推翻已有的朝廷,重建一个新的朝廷。从人性方面对人类施救,以自我付出高昂的代价,体尝灵魂遭受折磨的痛苦,以自我的牺牲拯救更多的灵魂,这是哈姆莱特重整乾坤的路径。正因此,当他临死之时,才一再嘱托霍拉旭“留在这一个冷酷的人间”,替他传述这个悲壮的故事;而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最后也宣布把哈姆莱特的遗体像一个军人似的对待,用军乐和战地的仪式,向他致敬。他成了一个拯救人性的英雄。莎士比亚正是以“延宕的王子”哈姆莱特这个象征的形象,表现

了新教所宣传的拯救人类的思想。

《哈姆莱特》问世(1601年)之时,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反宗教神学、倡扬人性的斗争已经持续了近三百年。人性得到高扬的新人类给世界带来了物质上的巨大改变,但对自身精神世界的改造却并不那么令人欣慰,甚至令人沮丧。这样的现实,强烈地撞击着敏感而深切关注人性走向的莎士比亚。从剧作中,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莎士比亚对拯救人性这一重大问题的思考,而切近他思考所得出的结论,便是改革后的宗教神学思想。于是,哈姆莱特就成了莎士比亚思想的代言人。而在人性改造的痛苦时期,哈姆莱特又成为代替人类承受精神磨砺的先锋。

威登堡大学之于《哈姆莱特》和哈姆莱特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而在我看来,它的意义却并非在于对哈姆莱特人文主义思想的培育。

[参考文献]

[1] 朱维之,赵澧·外国文学史·欧美部分[M].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136.
[2] 二十四所高等院校·外国文学史(2)[M].吉林人民

出版社,1982,82.
[3] 雷石榆,陶德臻·外国文学史教程[M].浙江大学出版社,1986,114.
[4] 黄源·外国文学史新编[M].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139.
[5] 尹允镇,杨乃晨·外国文学史(欧美部分)[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1,72.
[6] 李赋宁,等·欧洲文学史(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64.
[7] 王田葵,杨荫庭·外国文学史纲[M].工人出版社,1988.
[8] 蔡百铨·芬兰史[N].知识台湾电子报,2004-04-29.
[9] [意]但丁·王维克译·神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5.
[10] 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上)[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85.
[11] 从丛·再论哈姆莱特并非人文主义者[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1(3).
[12] [德]马丁·开姆尼茨·段琦译,徐炳坚审校,基督的二性[M].译林出版社,1996,23.

Ham let and W ittenberg University

Gao Yu-qiu

(School of Litera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Abstract: When many ideologist and critics analyze Shakespeare's tragedy Ham let, they often take the cryptic background that Ham let studied in Geman W ittenberg University which educated him a humanist philosopher as the base. But when we connect it with the educational content that Geman W ittenberg University attached importance to at Shakespeare's times, we can review that Ham let's idealistic connotation and mental essential have many similarities with Lutheranism theology. Therefore, we can conclude that it is in the ideological aspects of religion that W ittenberg University is important to Ham let.

Key words: W ittenberg University; Ham let; Lutheranism theology; save humanity

[责任编辑:冯雅]